

巴黎残奥会

残奥会赛程过半

中国队43金强势领跑



9月2日,肖祖贤在比赛中庆祝得分。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

新华社巴黎9月2日电(记者单磊、陈地)巴黎残奥会2日赛程过半,中国代表团继续高歌猛进,已收获43金30银14铜,依旧高居奖牌榜首位。英国队紧随其后,有29金入账;美国队以13金排在第三。

羽毛球项目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,中国选手肖祖贤在女单SL3级比赛中2:0击败印度尼西亚选手沙库尔奥,夺得金牌。程和芳在女单SL4级决赛中同样直落两盘,战胜印尼选手奥克提拉夺冠。在混双SH6级别决赛中,林乃利和李凤梅2:0战胜美国组合夺冠。李凤梅还在女单SH6级决赛中击败队友林双宝,两人分获金、银牌。女单WH2级决赛也在两名中国队选手之间展开,刘禹彤和李红燕分获冠、亚军。

铁人三项只有一天赛程,共产生11枚金牌。美国选手夺得3金,法国、英国和西班牙队各得2金,其他两块金牌分别被澳大利亚和荷兰选手获得。铁人三项主要分轮椅、视觉障碍和站立三大类组别,在此之下再细分级别。

轮椅橄榄球也在2日落下帷幕。这个项目男女同队,只产生一枚金牌。决赛中,日本队以48:41击败美国队,获得冠军。

在巴黎荣军院的射箭赛场,中国选手张天鑫和陈敏仪在混合团体W1级比赛中,先是在半决赛以145:139击败韩国队,之后又在决赛中以147:143力压捷克队,夺得金牌。147环的成绩也打破了捷克队此前创造的残奥会纪录。在混合团体复合弓公开级四分之一决赛中,中国的周佳敏和艾新亮与意大利选手都取得151环的成绩,加赛依然是平局,最终意大利队凭借离靶心更近的优势晋级,中国队遗憾出局。

田径赛场当天共产生13块金牌,巴西、阿塞拜疆、墨西哥、泰国等队都有所斩获。中国队获得1银1铜,分别是何珊珊的女子1500米T11级银牌,和黄俊的男子铅球F41级铜牌。

另外,在硬地滚球女子个人BC4级决赛中,中国队选手林细妹5:1击败中国香港队选手张沅,获得金牌。

看球不让出声? 法国观众 想出了“绝招”

新华社记者刘旻、周万鹏



9月1日,法国队成员在获胜后庆祝。当日,在巴黎残奥会盲人足球A组小组赛中,中国队0比1不敌法国队。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

看足球比赛,但不让出声,这可憋坏了法国人,但是没有难倒他们。

埃菲尔铁塔下,巴黎残奥会盲人足球比赛备受关注,上座率非常高。2日晚,中国队2:0战胜土耳其队的小组赛现场,除个别角落有空座外,整场几乎坐满。挥舞着法国国旗的当地观众占了绝大多数。后面紧接着还有东道主和卫冕冠军巴西队的比赛。

盲足比赛有特殊规则,比赛进行时观众要保持安静。球员要听得到足球里的铃铛声,要能听到教练和球门后方引导员的喊话。因此,观众不能在比赛进行中加油助威,进球后才能庆祝。

热情奔放的法国人似乎很难坚持住在看足球赛时不出声,中国球员做出精彩过人 and 变向时,场上还是传出一阵阵“难以遏制”的惊呼。

盲足规则似乎有些“违背”法国人高度参与现场的体育文化,但也激发出他们的想象力和喜剧天赋。法国观众在现场玩儿起了安安静静、甚至有点接近慢动作的“人浪”游戏。

一般来说,比赛现场的“人浪”汹涌澎湃,伴随排山倒海的欢呼声。盲足现场的“人浪”则主打一个“静悄悄,慢吞吞”。人们观察着前浪的起伏,快到自己的坐席区时,蹑手蹑脚、左顾右盼地站起身来,抬起手臂,然后缓慢坐下,面面相觑,谁也不敢笑出声。

随着比赛进行,当出现精彩场面,并且进入“死球”状态时,“人浪”会突然加快,并且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。随着比赛重新开始,“人浪”再次换挡降速,重回“缓慢而安静”的状态。

法国人像是临时组团,玩起了滑稽“慢闪”,演一出即兴“默剧”。

在安静和聒噪之间自由切换,法国人玩儿得很明白。每年法网赛场,比赛进行时观众要保持安静,尤其是球员发球时,球场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。如果这时有谁出个怪声,裁判会提醒警告,其他观众也会发出嘘声。

在一个球结束后,下一个球开始前,正是现场观众的“显眼包”时刻。通常是一个人模仿西班牙斗牛舞中小号的旋律,其他人跟着一起欢呼。领头起调的人尤其要把握好时机,起早了,大家还在鼓掌,听不见;起晚了,跟随欢呼的人就少,怕打扰运动员接下来发球,和别人起重了,大家不知道跟着谁的节奏喊……

如同中国的相声园子里讲究拿捏精准分寸一样,“气口”对了,“包袱”就响,紧了、顿了,都不行。观众“接活儿”“刨活”也讲分寸,恰到好处是良性互动的观演关系,过了就尴尬。

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,法国人把法网的这种加油方式带到了很多赛场,其中包括盲人足球。

中国盲足运动员许观生虽然看不到观众安静的“人浪”,但能感受到巴黎赛场热烈的气氛;虽然赛场环境和平时训练时有很大差异,但他觉得全队越来越适应。

中国盲足队引导员李进是赛场说话声音最大的人。他不断向球员传递位置信息、对位形势以及可能的突破空间和射门机会。

“氛围确实很棒,没什么问题,但的确有一些

嘈杂声音影响了球员判断。”李进说,“尤其是球第一时间发出来,衔接的那一点点时间,能迅速安静下来是最好的。我们球员控球多,需要迅速找到球。但观众也是足球的一部分。”

李进说得没错,法国体育迷无论在什么赛场,都不甘只做观众,而要成为比赛的一部分。他们会根据比赛特点,采取不同的加油方式。

比如自由泳和蛙泳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加油方式。自由泳运动员入水一刻要有爆发式欢呼,然后是持续不断、令人窒息、分贝值极高的尖叫声;而蛙泳则是找准运动员起伏的换气节奏,一声一声、顿挫分明地呼喊,全场声音逐渐整齐划一,效果十分震撼。

再比如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乒乓球赛场,观众除了鼓掌外,还要跺脚。南巴黎竞技场4号馆的看台是用钢铁搭建的临时框架建筑,跺脚可以发出更响亮的声音。

巴西独臂乒乓球运动员布鲁娜·亚历山大参加完奥运会后,再到同一个赛场参加残奥会。

“残奥会的观众没有奥运会时那么多,坐得那么满,但制造的‘噪音’是相同的。”亚历山大对法国观众的热情印象深刻。

无论什么比赛,都当成自己的事,法国观众仿佛个个都是“e人”。赛场情绪彼此感染,如果每个人都愿意接纳并享受其中,便形成了大家共享的文化习惯,进而成为珍贵的体育积淀和传统,奥运文化遗产就这般“静悄悄”地藏在民众心里。

新华社巴黎9月2日电